



月
河
所
聞

集
一
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月河所聞集

吳興叢書

宋吳興莫君陳

每大起居宰執待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廬中三帥庭
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江行夜則維舟於浦湫前後或作嬰兒啼勿恠此乃獺
相呼聲

徐總少卿善行氣能瘦其一支自云合就杏金丹服二
兩可延五百歲四兩可至千歲李疏云只服三兩八錢
庶得九百終身也

蘇子瞻云無病服藥病從藥生

古詩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唯有如常得久長如常恰似

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元厚之木蘭花綠楊陰下短帽輕衫行信馬過盡春風
蹋盡青青打盡紅舞鸞歌鳳人面湖光紅影動醉眼歸
時人在朱樓曲角西

秦王曰秦悼王太祖卽位太宗供奉官

呂夷簡娶馬尙書女居父喪起復又有國喪夫人妊身
呂公患之令飲藥去之躬煮藥三次如夢寐觸鬮見夢
云所孕貴人也不可去遂止卽今左丞晦叔也

車駕行幸親王宰臣以至侍從扈從並祕書省上馬出
左掖門候駕出宣德乃行自官制後尙書侍郎恐廢省
事有旨罷隨駕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太皇以時雪

久愆身詣集禧太一祈求只令侍郎以上隨從焉

蹇侍郎有小鬟指之曰此和尚梳篦蘇子瞻對曰豈不是道家鑪竈

太皇駕出太一宮祈雪鳴鞭不唱駕頭從行不衣錦

正月二十八日垂簾傳宣殿著黑紫者若著入卽彈奏服黑紫韓資政維也黑紫者若著油紫後改名多紫神宗惡其亂色累懲朝臣是時有司乞坐違制之罪詔雖不從其重典而令奏劾大理坐不應公罪

宇文伯修有一古鼎款識輦酌宮

崔侍郎因奏對爲死罪貸免太多乞一切用律神宗曰祖宗以來用寬貸且如舊

孫固和甫先娶李延賁姑再娶步軍王愷女妒媚寡恩
云其子扑不敢之官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王聖美云古人坐以膝邪倒一邊所以設左右几李承
之爲三司使馭吏稍嚴或置脾於聽左題曰歇息其背
曰喫食餘胥觀之抱案而退神宗聞之曰於詰責

歐公讀王介夫誌陳比部墓文寄書朝故曰人傳王介
夫誌文讀之令人快活

定力院乃梁太祖太廟皇建院乃郭威宅

麻三剝四謂制一行三字剝麻一行四字

司馬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往問囑之曰某有數劄子

切爲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至死神爽不亂氣
羸口食累日因如廁努氣少須而逝九月一夜上以祀
天受齋戒不及出臨喪初七日幸其第

太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跌以鳳明堂昊天上帝
位在中神宗位在東各設玉俎十二玉豆如之籩如之
瓦豆一金小鼎三麤席一乃代藁秸也

定力院主善鑑云京師解鹽舟人每盜卽沃以水斤秤
如初宅水不復住物理相制如此

施剛中云芍藥根隰乾可種蒲萄藤截長尺遠寄入土
來春卽生根葉

胡恢畫馬亞韓幹

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而抽莖上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邢和叔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誥命一更降出三更卻取入抹毀之謫受漢東謫辭云早登儒館聚陟臺郎而游歷貴權全非檢慎

錢塘有尼水美因對客曰沈思細想不若嫁人張子野詞用之

太皇皇帝臨韓康公喪孝子迎門望駕舉哀遵入門孝婦在中門內哭列於堂西陛下輦就幄御藥引入至柩前其柩以幄蔽之設靈几於西去門車馬面西舉哀皇帝三聲太皇無數御藥酌酒而還留賜白金二千星太

皇服圓冠黃袍如臣寮家上堂飾皇帝銀褐袍皂帶
試官依條歇泊三日唯殿誰一曰元祐三年唱名狀元
笏記云密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草茅之賤獲霑雨露
之恩又曰願得助於眾賢更圖寧於多士

范堯夫自同知樞密遷右揆議者云檢會王隨故事彥
周云北斗一夜一周天其訣曰指月當爲亥逢時是破
軍爲斗杓指月建之方卽是亥時移一方爲一時所指
之處百神潛藏順之而行或興作無不遂意逆之必有
橫逆

陳堯叟言宰相宣麻天子所命參知政事中言常書所
選舍人演誥參政乃與宰相接文書不可專議論

鶴有二種一種不逐葷腥

趙挺之察院彈魯直除右史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壻
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
軾歌笑詼諧之友

晉祠去太原州城四十里廟口婦人乃周文王之妃叔
虞之母

國恤服除駕出作樂教坊獻曲仁宗曰四海波清引英
宗曰萬壽無疆引神宗曰應聖樂

饒州女樂之首年六十餘乃名妓也范希文矚眄有詩
千里寄顏色之句或時寄朱粉賜之緣此郡官容凡口
口作妓長

中□□任兩府者亦居之王舉正是也

種竹須埋根勿傷枝成段一移埋之第一二年笋出皆
踴出不可用刀三年卽成大竹

芍藥每年八月間掘洗陰乾數日再植卽花頭大

梅福爲吳門卒吳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

松子肉用小青梅同煑焙乾去梅以蜜煎甚酸美

種松先燒山地一片鋤起用松蒲撒子明年出苗如菜

玉蕊花唐人所愛今之撒水花也

瓊花有草香所以異於玉蝴蝶八仙

本草茵草乃花木也浙東有之廣南名爲山桂花頭未

垂中有紅心清香可愛其葉圓紅冬不凋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口云五百年當
差一度後人臆說也

西事始於呂惠卿俞充种諤李稷次之

蒼草壯如蒿花如野菊處處有之

上缺

靈州城是時已圍而缺其西北故虜得守備須臾

水至漢軍幾沒議者謂劉昌祚幾得靈州忽受高遵裕
節制不得入城當時詔旨敢議班師者斬水至人不敢
東首遵裕以身當議詔之罪及歸水已至腰矣全數十
萬之命議者噫之或云水至必匹馬不還然致死待我
力罷食盡人有去意則無鬪志也

北虜之北曰黑水東曰女真北虜諱真改爲女直人長

大且眾產善馬

刻漏水常用一井亦不得及他用則無輕重已用不再用恐膠滑也

致黑鯉魚於鹹水中又置淡水在側魚聞淡水香即躍

過

本朝大禮任子之詔自章聖始

香印刻漏其末用松房荏葉常燥之乃可準

眞宗晚年倦勤欽若間見曰小事可委中書事于大政即取決聖斷可其請而晉公不知遇晉公在假即專行其小者晉公不平白之上曰知之屢白屢不聽故晉公不敢執而欽若得其欺明肅垂箔令有司具進用資序

之圖因詰欽若所用乖法度泣曰欺未亡人也欽若無
以謝慙作病薨平曰欽若曰欽之風曰欽不難對晉公
傷弓之鳥固已驚飛漏網之魚難於再餌蘇子瞻辭內
翰表也太后宣諭曰但勤職事不要高飛書平曰大宛
郭璞卜杭州詩曰天目山前兩乳長鸞飛鳳舞入錢塘
海門一點良山遠五百年生間歲王

陶彖明老之子初於碧欄堂得紙毬視之云生爲木卯
人死作孤獨鬼泉臺秋夜長衾裯待君至自此爲鬼物
所媚其後明老詰其子乃云何用問也吳王臺上多春
色幾度臨風學舞腰秦少遊作柳鬼傳神重曰鬼不
靈仙詩絕唱云潭心有月龍魂冷松頂無風鶴夢高

文正當國寇相出鎮面求節鉞文正作色曰將相之任豈求耶準以同列不得所請大銜之不數日宣麻拜節相奏曰非陛下聖明見知何由得此眞宗曰此王旦欲除卿此職退而慙服文正遠權利如此

滕元發左正言擢中丞加諫議大夫

賈相工部尙書平章事出判北京使相歸朝右僕射韓維歸樞密副使出召爲三司使晏相參政出召爲三司使

周世宗收復三關因疾班師惜其不得長驅是時太宗在軍

世宗收壽陽軍宣祖爲裨將太祖太宗從行太祖乘橐

駝渡淮

燕之北奚奚之北契丹奚衰微爲契丹并其地役其人
遂滅之

元祐六年新作渾儀其製築臺其上設渾儀以銅子黃
赤道窺管測日度三百六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其次渾
天其製如大鍋以木爲之面設星象隨天輪運轉置人
於中候之對竅視星其次刻漏其次以三銅池以水轉
輪每刻木人擊鉦以爲準王沈之監領於太師府置局
司天監亦遷就焉其臺四存其舊者比較日久乃取捨
樞密并武班宗室謂之內朝班上御朝訖引百官班入
今上卽位未欲久坐合爲一班唯視朝朔於垂拱訖樞